

◆晚年的周濤創作力依然旺盛。

詩人周濤仙遊

文壇「白馬」逝天山 雄奇詩賦傳新疆

當代著名詩人、作家，首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周濤，早前因突發心梗，在新疆烏魯木齊逝世，享年77歲。這位9歲跟隨父母進疆的山西人，一生扎根祖國邊疆、「一生只做文學這一件事」，以對中國「新邊塞詩」和中國散文的開拓性貢獻，成為叱咤風雲的「新邊塞詩」領軍人物、如同天山博格達峰般的文壇規標。同為軍旅作家的莫言，驚聞周濤病逝的噩耗後在電話裏失聲痛哭，撰聯寫下：濤兄仙逝，文壇痛失白馬將；詩賦永存，讀者長吟大風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周濤戎裝騎馬。

文壇公認的周濤對文學最突出貢獻，便是與楊牧、章德益一起將「新邊塞詩」這樣一個極具地域色彩的個人寫作活動，擴展成了橫掃中國詩壇的文學運動。

開創反映新疆風貌的「新邊塞詩」

1946年，周濤出生在山西潞城縣馬場村，當時的八路軍總部所在地。1950年，父母隨軍進京並轉業工作。1955年，9歲的周濤隨父母遷居烏魯木齊，直至終老天山。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周濤開始寫詩。他於1978年發表在《詩刊》上的長詩《天山南北》，受到著名劇作家曹禺的高度讚賞，並在烏魯木齊市千人大會上親自朗誦。那個年代，全國詩歌氛圍濃烈。周濤與楊牧、章德益合力開創了反映新疆獨特風貌的「新邊塞詩」，他們的名字頻頻出現在《詩刊》、《人民文學》的版面，引領了一場「新邊塞詩」文學運動。

詩集《神山》和《野馬群》奠定了周濤「新邊塞詩」領軍人物的地位，他的詩歌「以粗獷、雄奇、剛健、深沉和悲壯的藝術風格豐富了當代中國人的審美空間，開了一代詩風」。

詩人黃毅回憶說：「那時傷痕文學大行其道，迷惘和希望並存，人們期許一種雄性而陽剛的精神引領走出疼痛與反思帶來的羸弱和陰霾，民族的血液中也亟待注入充滿活力的因子，而『新邊塞詩』黃鐘大呂

般的聲音恰恰迎合了時代需要。可以說，中國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振興中華的民族復興運動，『新邊塞詩』起到了先導作用，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詩歌本身……」

40歲與詩告別 轉向散文創作

周濤曾言，他唯一的敵人就是自己：「我的詩，達到全國水平，就不寫了。」在他40歲詩名如日中天之際，周濤於《詩刊》發文宣布與詩告別，轉向散文創作，並提出「解放散文」一說。

他說自己有「六篇長文定天山，是理解新疆和我的文學的關鍵詞」。《哈拉沙爾隨筆》、《吉木薩爾紀事》、《伊犁秋天的札記》、《蠕動的屋脊》、《博爾塔拉冬天的惶惑》、《和田行吟》，這6篇洋洋灑灑兩萬字左右的散文是他內心所偏愛和倚重的。

1990年，周濤第一部散文集《稀世之鳥》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1995年《中華散文珍藏本·周濤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獲首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文庫·文學類」收入《周濤散文選》，2012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新百花散文書系」收入《周濤散文選集》，202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現當代名家散文典藏」收入《周濤散文》，這奠定了周濤的散文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

作家盧一萍說：「周濤的作品恢宏浩大，汪洋恣肆，縱橫開合，在自然景色的描寫中融入了理性的思索和尋找人類文明的宏大命題，具有莊嚴的生命色彩，雄渾蒼涼的文字中不失細膩敏銳的靈性和智者的幽默。」

古稀之年轉身 撰自傳體小說

周濤從事文學活動達61年，晚年的他創作力依然旺

盛，72歲時完成了自己的首部長篇小說《西行記》，在寫作上再次實現了華麗的轉身。這部自傳體小說以他在文革期間被「流放」喀什八年的經歷為藍本，全景式描繪了那個特殊年代的邊疆圖景和芸芸眾生的獨特軌跡。

在文學評論家殷實看來，周濤這部長篇小說處女作毫不掩飾地暴露了某些幹部子弟的沉浮軌跡與思想，使作品具有了「人性科學調查報告」的價值。而如果把《西行記》與周濤在2013年出版的口述實錄《一個人和新疆》結合起來，更能領會到這種「自我暴露」的程度。後書中，他將家人的可笑可哀與自己的人性暗面一一剝開來，似乎決意在晚年把那些不得不不在意的面具都撕掉。

殷實說：「他的『自我意識』是中國作家中少見的，所以文字非常抓人。他不是靠知識或者是文學技巧吸引人，純粹是率真可愛的個性在散發魅力，實際上就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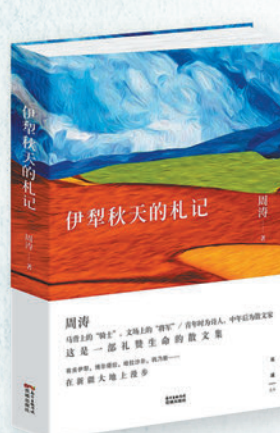
天山之子 摯愛新疆

周濤對許多人和事都挑剔得近乎嚴苛，唯獨對新疆，總是發自肺腑的熱愛。翻閱他的作品，無論是《致新疆》、《牧人集》、《神山》、《野馬群》等詩篇，還是《稀世之鳥》、《遊牧長城》、《兀立荒原》、《西部的紋脈》中的散文，都書寫著新疆大地的風華磊落。

成名後的周濤有多次可以離開新疆的機會，但他表示離不開這片給自己創作靈感和源泉的文化沃土。早年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說：「我終生不會離開新疆，死了也會埋在這兒。始終熱愛它，不離不棄。如果說我這個人有什麼意義的話，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這樣一個邊遠的地方，我讓中華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傳播。」



◆周濤詩集《野馬群》。



◆周濤著新疆散文作品《伊犁秋天的札記》。



◆周濤首部長篇小說《西行記》。



◆周濤口述自傳《一個人和新疆》。

文學精英 惺惺相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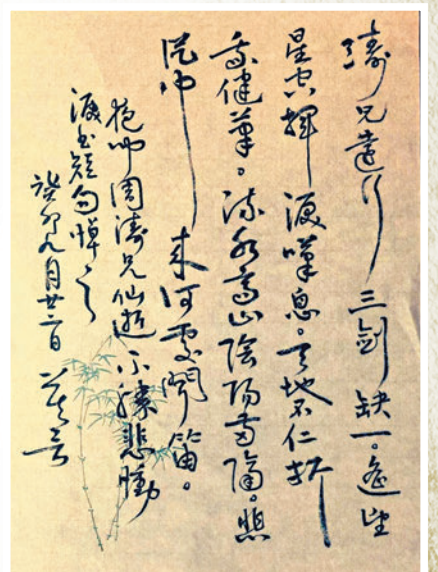
特寫

古人有「文人相輕」之說，但同為軍旅作家的周濤、莫言二人卻彼此敬重，惺惺相惜。上世紀九十年代，當莫言因長篇小說《酒國》和《豐乳肥臀》承受巨大社會壓力之時，周濤仗義執言，且斷言被輿論「公審」的莫言就是患「諾貝爾文學焦慮症」的文學界所苦苦期盼的文學大師。果然，2012年，莫言問鼎諾貝爾文學獎。

早年間接受採訪時，周濤承認自己是「宿命論者」。他曾說：「要相信天才的存在，這是血液

裏就有的，看不到，也說不清。你看莫言的樣子，多像管仲。他是一個高壽的人，身上有長壽基因，他的作品更會長壽。上個百年，看我的本家（指魯迅），下個百年，就看他了。」

周濤曾給莫言一幅書法：「我欲乘風歸去，君騎天馬再來。」莫言也曾用「管鮑之交」來形容他與周濤的交情。在周濤去世後，莫言寫下：「濤兄遠行，三劍缺一。遙望星空，揮淚嘆息。天地不仁，折我健筆。流水高山，陰陽兩隔。悲從中來，何處聞笛。」



◆莫言手書悼念周濤。

陳幼堅 穿梭在東西方之間的創作旅程

提到陳幼堅這個名字，或許有些人並不熟悉，但很多人看過他設計的作品。從李錦記品牌到可口可樂中文商標，從香港國際機場、上海外灘美術館到國家大劇院標識……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設計，均出自他之手。他曾為張國榮、張學友等眾多香港知名藝人設計過唱片封面及演唱會海報，他設計的海報和腕錶還被美國舊金山現代美術館永久收藏。從廣告人、設計師到收藏家，陳幼堅在藝術道路上已走過50多個年頭，獲得過600多個香港和國際獎項。他說：「我的人生，就像是一趟穿梭在東方和西方之間，關於創作和收藏的旅程。」

被「遺傳」的藝術天賦

剪裁考究的襯衫，配上復古圓框眼鏡和圍巾，勾勒出陳幼堅的標誌性形象。與大多數設計名家不同，陳幼堅並非科班出身，也沒接受過專業系

統的設計課程學習，他的藝術啟蒙源自他不曾進過學堂卻很有藝術天賦的父親。

「小時候，我家開了間水果店，那些從外地運到香港的水果被裝在一個個木箱子裏，箱子用完後就成了廢品。」陳幼堅說，父親將那些箱子帶回家後，做成了各式各樣的傢具，做完後刷上一層亮油，有時還會加些特別的裝飾，設計精妙，細節考究。每次父親改裝時，年少的陳幼堅總會在旁擔任小幫手。

「父親將他的藝術感很好地遺傳给了我。」陳幼堅說，「一般人看東西看到的只是平面物體本身，而在我腦海中呈現的圖像卻是立體的，有一種特殊的布局和空間感，我能看『穿』物體背後的隱形線條。」

20歲起，尚不知「設計」為何物的陳幼堅開始在廣告公司做助理學徒，邊幹邊學，先後在幾家香港外資廣告公司打工，在這個行業裏磨礱了近10年時間。這段經歷為他打開一扇新窗口，更奠定了他日後「中西合璧」的藝術概念基礎。

找到「東情西韻」的創作風格

陳幼堅喜歡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中國香港人」，他常感嘆很難在世界上找到第二座如香港一般的城市——源自東西方文化中流淌出的觀念、語言、符號，都在這裏發生碰撞、交融。「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剛入行時，香港頂尖的廣告公司幾乎都是西方人開的，我的主管們也是外國人。我與他們學會了講英語、喝紅酒、聽流行音樂……」他說，「最重要的，就是讓我掌握了

一套用西方視角看待東方文化的方法。」

在「老外」們眼裏，筷子、鳥籠、毛筆這些對中國人來說稀鬆平常的物件有著獨特魅力，中國傳統藝術中的精湛工藝、細膩質感和千年文明令他們羨慕不已。陳幼堅感嘆道，中國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蘊，個中美學精髓是全世界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30歲那年，陳幼堅和妻子成立了自己的廣告公司，他逐漸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讀傾注於藝術設計中。香港中西文化的交融，也為他帶來「東情西韻」的創作風格。「東情」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愛；「西韻」則體現了對西方哲學的重新應用。他尊重傳統，卻並不固守陳規，而是讓東西文化在設計中更為精巧地融結在一起。他說，好的設計可以「融匯東西」。

2003年，他將可口可樂使用了24年的中文楷體標識，大膽改為頗具時尚感的流線型字體。「此前他們用的是書法字體，認為這代表著中國文化，卻很難融入可口可樂的精髓。」於是，他花了四個月時間構思與反覆修改，最終將中文字體轉化為帶波浪狀、流暢的飄帶圖案，巧妙地與英文標識形成呼應。「其實中國文化不止有傳統，也可以是現代化、年輕化的，它可以有很多種不同方式的表達。」

在陳幼堅的設計中，不管是歐式華麗外表，還是美式簡單包裝，始終都蘊藏著濃濃的中國風情。



◆陳幼堅分享自己的創作歷程。

新華社

讓世界看到中國設計的活力

北京申奧時，陳幼堅設計了招貼畫。從那時起，他加強了與內地企業的合作，逐漸將業務重心轉向內地。「其實我早在1979年就到過內地旅遊，那時內地藝術市場跟歐美差距還很大。」當年在香港與內地間奔走，他見證了國家的進步與發展，感嘆如今內地藝術市場百花齊放，前景無限。「內地市場廣闊，機會多。大批創業公司的湧現，為商業設計師提供了很大的靈活性和創作空間，我公司約七成業務來自內地。」

與此同時，他也接觸到越來越多地內地創意設計人。「這些年輕人擁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和深厚的文化根底，更懂得如何創造、創新，這些都有助於設計中一展拳腳，也將推動中國創意產業走向新的未來。」在他看來，內地設計如今已有大批高質量本土設計師和公司崛起，進步飛速。他希望通過新一代設計師，在向全球展示東方精神文脈的同時，讓世界看到中國設計的蓬勃活力。

◆新華社



◆陳幼堅去年曾於西九文化區舉辦「藝術收藏及創作之旅」展覽。資料圖片